

为情

——
直视马加爵心路

刘忠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长篇纪实诗

长征



刘忠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悸/刘忠华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8

ISBN 7-5059-4739-7

I. 冬... II. 刘...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263 号

书 名	冬悸
作 者	刘忠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 苹 姚莲瑞
责任印制	顾 苹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
插 页	18 页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739-7/I·3711
定 价	19.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作者自序	1
第一章 亡命天涯路	5
第二章 挣扎亲情结	21
第三章 难了真爱账	43
第四章 无力解方程	63
第五章 源头在何方	101
第六章 命败二元论	133
第七章 追悔无底洞	145
后 记	155

作者自序

甲申寒潮。

季节

已走过立春，

春城的春天却突然流产——

马加爵

一把铁锤

把季节砸变了调：

云大，寒潮骤起。

昆明，到处结冰。

这寒潮

卷过滇池，

穿过金沙江，

跨过虎跳峡，

翻过玉龙雪山、梅里雪山，

越过横断山脉、云贵高原……

快速

涌向神州大地，

涌进十多亿人心中。

于是

急忙装进《冬悸》。

防止

一旦寒潮蜕尽，

血流的沟壑被时光填平，

泛黄的页码被遗忘阉割。

野兽尚有

宽容的美丽，

爱心的本能。

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一锤之下，

竟然毁掉——

五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五个原本十分幸福的家庭。
和许许多多原本美好的心情。

马加爵

何以如此凶残？

症结在哪里？

源头在何方？

许多脑袋在思考，

许多嘴巴在提问。

于是，

笔触长途跋涉，

撞开“马加爵心路”——

去铁锤上取样，

在衣柜里寻找，

到天涯海角追捕，

从灵魂深处采掘……

取样：

深沉的主题。

寻找：
鲜活的情节。
追捕：
离谱的故事。
采掘：
真实的心路……

刘忠华

2004年5月16日

作者
自序

第一章 亡命天涯路

1

他面前

无数支枪发怒——

准星的眼睛，

仇视地瞪着他；

枪口张成黑森森的隧道，

欲将他吞进恐怖的腹中。

继而

眼睛冒烟，

隧道喷火——

一只只任性的马蜂

向他实施攻击；

一颗颗失去理智的子弹

往他身上倾泄。

浑身：被蜇出许多包块。
胸膛：被撕开许多口子。
但未曾流血，
只感到闷胀。
那马蜂和子弹见他并未咽气，
摇身变成无数只铁锤，
以他砸同学的姿势，
冰雹一般砸向他脑门。
他顿感脑袋剧烈疼痛，
声嘶力竭叫喊：
“我活该！”
“我死有余辜！”
“……”
叫喊未了，
眼前突然一亮：
并非——铁锤砸出的火花，
而是
晦涩的眼睛

从噩梦中惊醒。

他——

依然身在囚笼。

2

当

并非

价值 20 万元的通缉令

将他缉进死牢，

他繁忙的脑子，

长满死的肿瘤，塞满死的垃圾。

他认为

把他缉进死牢的次日

就应把他拉出去枪毙。

而且，早在“天涯海角”束手就擒，

子弹就应立即履行使命。

大可不必

兴师动众，劳顿旅途——

乘汽车，
坐飞机，
千里迢迢回云南。
欠债四条人命，
抑或以命抵命，
死四次也不为过。
当他发现
日子一天天过去，
毫无执行枪决的迹象，
他不得不频频催命：
快一点死！
早一点死！
当他得知，
还要取证，
还要诉讼，
还要判决，
还要层层报批，
还要找辩护律师，



还允许他上诉……

他大惑不解，

内心堆满埋怨：

太拖沓！

太繁琐！

太浪费时间！

太没有必要了！

杀个把人

哪有这么复杂？

他结束四个十分旺盛的生命

绝无如此费力！

他清晰地记得，

他每注销一个同学，

都是一锤定音，加上

将尸体用黑色塑料袋打包，

把冤魂锁进衣柜，

前前后后，

少则二三十分钟，

多则个把小时。
而这一切
还必须掩人耳目，
比地下斗争更地下斗争。
杀我马加爵，
是堂而皇之的杀人，
刀子的心肠，
应比铁锤更硬；
子弹在阳光下的反应，
当比黑暗中更为利索！

3

其实
马加爵
并无敢做敢当的包天之胆。
胆汁里
虽然流淌着砒霜，
却照样分泌着虚弱；

细胞中

虽然充斥着亡命，
却照样滋生着求生。

他

断送了四位同学的生命，
隐藏好四位同学的尸体，
洗干净自己手上的血迹，
便仓皇逃命。

逃向何方？

逃到哪里？

他反复思考，

最后选定海南。

那是一个岛子，

汪洋大海能阻隔许多视线，

崇山峻岭可掩护他的行踪。

逃到海南，

他选择了三亚。

那里是天之涯海之角，

历来视为
最遥远之地，
最偏僻之壤，
很可能是福尔摩斯的空档。
然而，
当他惊慌的目光
搁浅汹涌的海滩，
“天涯海角”在耸立的巨石上
与他对视，
他感到“天涯海角”也并不安全。
熙熙攘攘的人流，
使他处于层层包围之中。
万里无云的蓝天，
把他的内心照得一清二楚。
拍岸的惊涛，
好像众人愤怒的呐喊。
而码头上的通缉令，
像用无数根绳子扎制的圈套，

随时等待猎物自投罗网；
又像是一把把手锤，
要以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
更像无数只眼睛，
总是恶狠狠地盯着他……
他欲另择逃路，
海滩的石碑
向他昭示：
“天涯海角”已是尽头。
于是，
绝望生无奈，
无奈生挣扎，
挣扎出中学时代的一篇课文，
挣扎出鲁迅笔下的一位狂人——
以蓬头垢面，
弥盖庐山的面目；
以装疯卖傻，
应对善良的眸子；